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經國大典

卷之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晉 葛洪稚川撰

辯問卷第十二

同卷

守五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隨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烟。席不暇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人俗之高真。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衛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演而論之。則聖非一。

事。夫班狄機械之聖也。跗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十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樞紐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為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為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為治世之聖乎。聖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僊經以為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鈴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仙。又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可不受神

僊之命則必無好僊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而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僊。有平平許人學而得僊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僊。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僊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諒。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常自銜於俗士。言我有僊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僊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達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開。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鷹。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螽之所背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冰之則寒。撻之則痛。刀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兼知僊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眾。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

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乎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為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迹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泰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從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投塵之虛偽。既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恓恓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道。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郊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斃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翺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投井。但不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以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

廢進官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
自為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
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
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問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
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
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
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為此事未可謂無其效也人
所好惡各不同喻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
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妻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葢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
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
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
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鵲醜之嫫母陳侯憐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
樂香故流黃鬱金蘭麝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
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
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

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使云天下無僂。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言卷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僂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邪。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聞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急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觀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滢。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姜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莖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

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為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為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龍。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木之下缺。

上缺時年七八百餘。非為死也。黃石山一作公記云彭祖去

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壬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僊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琅玕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值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為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狠。量是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

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既厚惠遠。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一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內令疾不起。風溼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螫之。蛇虺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僊者。或年少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淺。傷淺則易救。故得成僊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僊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墮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培之者鮮。壞之者眾。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噎。用方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

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脈白。腠理萎痺者。血滅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彫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為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為氣為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烟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為烟為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為已病。以絕氣之日。為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溼。不知風冷暑溼不能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降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暈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暝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抱隙者顛。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槐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溼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垂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僊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淫慾之問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

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僂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水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癰。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統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說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蒙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誓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尤當揀選至情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銜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僊者。雖日見僊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為妖說。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其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謂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好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其或間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一作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鑪。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淩暑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二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十日耳。顧盼已盡矣。況於金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為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達抑之言。皆仲尼所為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險危則甚畏死。然未俗通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反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誘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必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以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

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少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效洞折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踐。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取。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意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燭。年命已彫。賴由此論之。明師

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真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執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十吉容當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為人開顯大趨向之指歸也。其指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旨。且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服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醑。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而不能勤求名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僊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享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效。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祕術之直者。亦必得神僊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挾。不